

当代中国,不识一字的白发老汉或者瘪嘴婆婆,大约都不可能没有看过、听过现代京剧《沙家浜》,却未必知道此剧本的主要执笔者是汪曾祺。由于特定时代的因素,样板戏剧作者们的真实姓名长期被隐藏在“集体改编”四字之中,不为常人所知。在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胜利召开、即改革开放新时期到来之前,在高邮,只有少数上了年纪的人,才稍稍知道,早在1939年初夏,汪曾祺就离家出外求学,这一去,就是42年。直到1980年10月,汪曾祺携经典小说《受戒》复出文坛,震动海内外。从此开始,他新作频频,势如泉涌,一举成名。在故乡高邮,汪曾祺的名字不但家喻户晓,乡亲们同时惊喜得知:如雷贯耳的《沙家浜》,原来竟与咱们高邮有如此不可分割的骨肉亲情。

常有人说玩笑话,在高邮平民百姓的心目中,汪曾祺写的《受戒》名声再响再大,还是比不上“高邮双黄蛋”。1994年春,高邮几名在北京读大学的青年,相约一起去拜访汪曾祺。他们像见到了家中慈祥的爷爷那样争着向汪曾祺问好,满怀敬意地对他说:“高邮除了秦少游之外,就是您了。”汪曾祺听了微笑起来,一本正经地纠正说:“不对,高邮双黄蛋比我名气大多了,我只能居第三位。”满屋人哄然大笑,气氛亲切和谐。

我与汪曾祺同为高邮人,这是我今生之幸。他比我年长20岁,1939年初夏,19岁的汪曾祺离家出外读书时,我还没有出生。然而,生活就是那样既丰富,更奇妙。我读高中时,正好与汪曾祺的同父异母的弟弟汪曾庆(海珊)同班。正是从海珊那里,我不仅1956年就知道汪

高邮,依京杭大运河而生,傍高邮湖而兴,水网纵横,烟火绵长。这里既有湖荡水乡的清润,也有运河古城的厚重。高邮不是一座喧哗的城市,它更像一封经过岁月折叠的信,打开之后,里面有秦邮故地的往事,有文人登临的风雅,有湖鲜美食的滋味,也有普通人家晨昏日用里的安稳。

高邮之“邮”,并非偶然。相传秦王嬴政灭楚之后,曾在这里筑高台、置邮亭,“秦邮”之名由此而来。邮亭、驿路、运河、城池,这些关键词像一条暗线,把高邮的历史串联起来。也正因此如此,孟城驿并不只是高邮的一处景点,它更像是这座城市的精神坐标。

孟城,是高邮的别称。古人说高邮地形如覆孟,故称“孟城”。孟城驿始建于明洪武八年,也就是公元1375年,至今已有六百多年历史。它位于高邮老城南门一带,靠近大运河,是古代水陆交通的重要节点。今天的人们走进孟城驿,看到的是门楼、厅堂、驿丞宅、马神庙、鼓楼等建筑;而在明清时期,这里曾是公文传递、官员往来、马匹更换、船只调度的重要场所。它忙碌时,门前或许马蹄急促,河边或许舟楫相接,一封文书、一纸军情、一道政令,都可能从这里出发,奔向更远的地方。

风染秋光,书香伴秋凉。静坐窗前读诗,于字里行间邂逅秋天的绚烂辽阔、温柔萧瑟与丰盈厚重。读到秋天的灿烂与辉煌,一景一诗,一韵一情,古今秋意遥遥相望,相融相通,这般意境,简直妙不可言。

秋日的诗意,最先藏在繁花盛景与层林秋色之中。“莫道春花独照人,秋花未必怯青春。”(唐·周祚)古人寥寥一语,道尽秋日繁花的风骨与烂漫,打破了秋日萧瑟的固有偏见。秋风拂过,庭前菊蕊凝霜、凌寒盛放,团团簇簇缀满枝头,淡雅幽香清冽绵长;街巷桂树婆娑,细碎金蕊藏于碧叶之间,暗香浮动,随风漫染整座小城,清甜馥郁,沁人心脾,让人沉醉在秋日独有的温柔芬芳里。

四季流转,秋声簌簌,皆入诗行。“云天收夏色,木叶动秋声。”(唐·刘言史)夏日的燥热悄然褪去,长空澄澈高远,流云舒展悠然,清风掠过林间,唤醒满树秋光。“桐庭多落叶,慨然知已秋。”(东晋·陶渊明)庭前落叶翩飞,是秋日最温柔的信使。火红的枫叶热烈明艳,金黄的银杏澄澈温婉,褐红的棠叶错落摇曳,浅黄

汪曾祺幽默自责

□ 陆建华

曾祺的大名,还得知许多关于他青少年起就立志追求文学的动人往事。新时期到来后汪曾祺复出文坛。由于他解放后不久就搁笔改行在报刊当编辑长达30年,许多人不知作者何许人也,连文艺界的人也互相打听:“从哪里冒出一个汪曾祺?”我凭借与汪曾祺同乡、与汪曾祺的弟弟汪海珊同窗这两条他人无法具有的独特优势,开始不失时机地宣传汪曾祺。让我始料不及的是,我写的那些大小文章竟成了抢手货,寄出必发表,甚至转载。

我41岁时才见到汪曾祺本人。对我来说,重要的不是因宣传与研究汪曾祺起步较早,并博得虚名;而是因为结识汪曾祺,在他的影响和指导下,真正爱上文学,暗自下决心学习汪曾祺,在文学之路上专心致志目不斜视。

1984年8月,一纸公文调我到江苏省直机关宣传文化部门工作。一切都迟了点,但万幸的是,一切终于等来了!我兢兢业业努力工作,将业余时间全部用于宣传与研究汪曾祺。从1980年10月汪曾祺发表《受戒》开始,迄今为止,46年来,我写下的宣传与研究汪曾祺的文字约400万字。这其中包括《汪曾祺传》等6本专著,和在海内外报刊发表大小文章近400篇,平均每年约8篇。约略说出这些事实与数据,不是为了炫耀自己,却也私心想借此证明我对汪曾祺的人品和文

在孟城驿,听见六百年的马蹄声

□ 徐娅

古代驿站,听起来似乎只是交通制度的一部分。只有站在孟城驿中,才会明白它承载的远不止“传递”二字。它传递的是信息,也是国家治理的秩序;是远方来客的行程,也是普通役夫、驿卒的辛劳;是大运河上的繁华,也是时代更替中的风雨。那些已经沉默的砖瓦、石阶、梁柱,并不真正沉默。它们只是把声音藏得很深,等一个愿意驻足的人,慢慢听见。

孟城驿最动人的地方,正在于它仍然保留着生活与历史交错的气息。许多古迹容易让人产生距离感,仿佛只属于书本和展柜;但孟城驿不同,它与高邮老城相依,与运河水脉相连,周边街巷仍有人间烟火。你在这里可以想象明清驿站的制度,也可以感受一座古城的日常。历史不是被安放在远处,而是贴近脚下,贴近一扇门、一口井、一段墙、一条巷。

高邮的美,也在这种不张扬之中。它有高邮湖的浩渺,湖风吹来,水天开阔;它有大运河的悠长,舟楫往来,文脉不绝;它有汪曾祺笔下那种温和、松弛、带着人情味的生活气息;它还有咸鸭蛋、

秋日读诗

□ 夏俊山

的梧桐叶轻盈飘落,层层叠叠的秋色铺展山野阡陌,层层晕染,次第铺陈,最终汇成“树树皆秋色,山山唯落晖”(唐·王绩)的壮阔盛景,远山含黛,层林尽染,满目皆是秋日独有的璀璨辉煌。

秋日不仅有满目风华,更有丰收丰盈的人间烟火。“春种一粒粟,秋收万颗子。”(唐·李绅)跨越千年的诗句,依旧描摹着岁岁年年的秋日盛景。秋风过田野,稻浪翻滚、金穗低垂,瓜果飘香、五谷丰登,田间地头尽是丰收的喜悦。饱满的谷粒、沉甸甸的果实,凝聚着春日的耕耘、夏日的浇灌,终在秋日沉淀成圆满丰盈,让秋天既有山河烂漫的诗意,更有烟火温热的踏实。

自古逢秋悲寂寥,秋风微凉,秋水悠长,最易勾起世人万般心绪。“秋风起兮白云飞,草木黄落兮雁南归。”(西汉·刘彻)秋风乍起,白云悠然,草木泛黄,归雁南飞,天地间的萧瑟景致,牵动着古人藏

品的敬爱。

汪曾祺理解我的心意,对我不薄。他生前给我写过38封信,字里行间,真情如叙家常,亲切感人。其实,我在调省工作前,只帮助汪曾祺做了一件事,即帮他圆了离家42年的还乡梦。真正为宣传与研究汪曾祺做了较多实实在在的的事,是在我调省工作以后。这是改革开放新时代为我创造的条件,更是赐给我的良机。做那么多的事,当然需要时间,也耗费精力,但我多次在散文中表白过:“作为高邮人,我为自己与汪曾祺同乡,深感荣幸;作为文学爱好者,我为宣传汪曾祺努力做些力所能及的具体事,觉得快乐。”这些藏在我内心深处的话,我从没有对汪老当面说过,但我深信并确认,汪曾祺都理解都明白,而且不时写在信中了。1986年6月27日,汪曾祺在写给我的第21封信开头这样写道:“你最近给我的两封信都收到。鸭蛋收到,谢谢。高邮鸭蛋还真是名不虚传,其特点是肉质细腻,味道浓,——虽然现在的鸭蛋似乎没有过去的油多了。偶有客来,煮几个给他们尝尝,无不称赞。本想留一部分送人,不想已经吃得差不多了。鸭蛋已快吃完,信却没有回,真不像话。”

区区几十只咸鸭蛋,值不了多少钱,但我深知热爱家乡的汪曾祺喜欢。清明前后是腌蛋的旺季,质量也最好。在汪老生前,以往每年到这时,我都记着给汪老寄咸鸭蛋以慰他的乡愁。这次为写这篇短文,又写到汪老幽默自责的那寥寥数语,以前看了总是忍俊不禁,这次笑着笑着,我双眼湿润了,他老人家离开我们已经快30年了……

湖鲜、蒲包肉等地方滋味,让人从舌尖记住一座城。高邮不急着向人证明什么,它只是把千年的水、百年的街、六百年的驿站,安静地呈现在你面前。

如果说大运河是一部流动的史书,那么孟城驿就是其中一枚清晰的书签。它标记着高邮曾经在交通、邮驿、漕运中的重要位置,也提示今天的人们:一座城市的价值,不只在于它拥有多少现代建筑,更在于它能否保存住自己的来路。孟城驿之所以珍贵,正因为它让我们看见了古代中国信息传递的方式,看见了大运河沿线城市的繁荣,也看见了高邮“因邮而名、因驿而兴”的历史根脉。

走出孟城驿,回望那座古朴的门楼,会忽然觉得,时间并没有真正远去。六百多年前的马蹄声,或许早已消散在风里;但它留下的回响,仍在高邮的街巷、河岸与人们的记忆中延续。今天,我们不再依靠驿马传书,却仍需记住那些曾经连接远方的道路。因为一座城最深的魅力,往往就藏在它如何抵达过去,又如何走向未来。

高邮有湖,有河,有古城,也有孟城驿。来到这里,便像读到一封从历史深处寄来的信。信中没有惊天动地的喧嚣,只有水声、风声、马蹄声,以及一座古城温厚而悠长的回音。

于心底的离愁别绪,万千思绪随风纷飞,萦绕不休。

秋夜静谧,诗意婉转,愁思亦愈发绵长。“银烛秋光冷画屏,轻罗小扇扑流萤。”(唐·杜牧)清冷秋夜,烛影摇曳,画屏清幽,点点流萤穿梭夜色,微光点点,映衬出独处之人的孤寂清冷,温柔又落寞。“秋风不相待,先至洛阳城。”(唐·张说)秋风匆匆而来,不待人归,率先奔赴远方,道尽游子漂泊他乡的怅惘。而“何当共剪西窗烛,却话巴山夜雨时”(唐·李商隐),更是将秋日思念写到极致,绵绵秋雨、漫漫秋夜,藏着游子对家人、对故土最深切的牵挂与期盼。

秋日有绚烂盛放的辉煌,有丰盈踏实的丰收,亦有温柔绵长的思念与寂寥。在秋日里读诗,是与千年先贤的温柔邂逅。触摸古时秋日的山河风物,品读古人的悲欢离愁。我们在诗中赏秋景、品秋韵、悟秋情,感受旧时光里的岁月华光,体味藏在秋意里的缱绻情思。在秋日里读诗,在烟火与诗意中沉淀心境,感受秋日独有的热烈与宁静、辽阔与温柔,这般沉浸式的诗意体验,余味悠长,妙趣横生。

孟城驿记

□ 张荣权

孟城驿,因乡贤有“吾乡如覆孟”而名。孟城驿位于高邮南门外,明初甫成,规制咸备。牌楼雄伟,驿道平坦;朱门兽环,晨启夜阖;鼓楼高耸,碧水环绕;厅堂轩敞,驿舍连楹;青砖粉墙,檐牙翘角;马饮塘河连东西,柳荫禅林坐南北。此形胜之大略也。驿临官道,西枕运河。水陆转运,繁华空前:水上云帆蔽日色,陆上驿蹄碎月光;运卒挑担如穿梭,信使军报似流星。

国脉邮传,气血通畅。驿站乃社会小舞台,生旦净末丑,都在台上走。达官显贵,大多朝堂上举止儒雅,道貌岸然。到了驿站,便摘了面具,露出贪婪。食要佳饌,酒取名酿,忘祖训于脑后,视规矩于无形。酒足饭饱,又要歌舞。乘要快马,运要走舸。稍不如意,凶焰立生。手指及于睛,喷波及于面。可怜驿丞,位卑不入官秩。面对上官,诚惶诚恐,汗流浹背。又有宦官阉臣常来扰驿,乡人王髻作《咏喇叭》讽刺鞭撻之,然却未能抑制其蝗虫一般地啃噬驿站。

最苦莫过驿卒。水夫弄舸,滴水成冰日,手抹冰碴撑篙;盛夏烈日下,躬身匍伏拉纤。旱夫走道,狂风暴雨里,腋窝藏件避潮;月黑霜天夜,驿马风掣蹄翻。马夫饲马,青柴烟熏眼,灶火难温衣;河边草枯春又生,槽头泪滴湿四季。驿卒戴月披星,当牛做马,只为家中有儿嗷嗷待哺。虽然累断筋骨,一家人只是粗粝的半饥半饱。投驿上官一席宴,胜过一个驿卒全年心血的七两四(《高邮州志》载:驿卒一年工食银七两四钱)。

高邮驿站曾几度兴废。元朝末年,灾荒不断,战事连年。义军和元军在高邮反复争夺。战火硝烟里,马倒夫逃,驿递阻碍,人心惶惶,驿站衰败。明洪武八年,知州黄克明兴驿站于南门外。永乐间,知州王俊扩建,遂成规模。嘉靖三十六年,倭寇来犯,杀我兄妹,烧我房屋,孟城驿毁于一旦。隆庆二年知州赵来亨来时,眼前一片废墟:颓薨败檐,堂基仅存,周庑门恒,茂草淤泥,弗扫弗治,于是驿几墟矣。

赵来亨享高邮民众,用不足百天时间,恢复了驿站的宏伟和富丽,又新建了“秦邮公馆”,史载:皇华有堂,堂构峨峨,后寝渠渠,缭以周垣,启以高门,赭堊黝碧,闳敞炜煌。后来,或风灾,或水患,或流寇骚扰,或外敌入侵,高邮人用生命和汗水护佑孟城驿屹立千年。

清朝末年,驿治腐透。蒲松龄为代知州孙蕙拟《高邮驿站》呈文,曰:……现今南北供应,如遭兵火,典衣鬻物,括凑数金,如火燎毛,一烘而尽。驿递穷于应付,财物人不敷出。驿站,摇摇欲坠,如浪涛中一叶扁舟,如狂风中一支残烛。

清光绪二十四年(1898),高邮设轮船局;光绪二十六年(1900),高邮城开设邮局。机械化的汽车轮船让邮递更快捷、更安全。清宣统三年(1911),全国裁撤驿站。孟城驿完成了她的使命。她像一个饱经沧桑的老人,皱褶里刻着驿站兴衰的酸甜苦辣;她又像一尊时代雕像,静静地屹立在历史的坐标上。

乡 味

□ 王昱清

绵绵细雨晕染出连片的粉墙黛瓦,回响着故乡悠远的余韵。循着路边水洼蜿蜒的轨迹缓步向前,路的尽头,坐落着一间老面馆。这里是我童年起航的港湾,也是无数高邮人记忆深处,属于童年的起点。

儿时,我总沿着中大河慢慢前行,穿过树影婆娑的林荫,阵阵蝉鸣仿佛都在为我鼓劲。我蹬着四轮的小自行车,一路奔赴面馆,抵达时常已是满头大汗。可当一口热气腾腾的阳春面落进嘴里,那浸透一路奔波的咸香在舌尖缓缓漾开,心底便满满踏实温热的幸福。

岁月流转,我的自行车换了一辆又一辆,可这间小小的面馆,始终清晰地镌刻在我的记忆深处,那一碗阳春面的滋味,也从未改变。

又是一年仲夏,我早已不是当年那个懵懂孩童,骑着车再度奔赴这间老店,熟捻地抬手招呼:“老板娘,一碗阳春面!”

“好啦!”老板娘忙碌着,硕大的面锅升腾起白茫茫的热气,翻滚的面汤氤氲着家乡滚烫鲜活的烟火。她总身着一件棕色衬衫,搭配一条蒙着薄灰的宽松长裤,一条毛巾搭在脖颈间。她的额角缀满细密的汗珠,我忍不住开口问道:“您不累吗?”“累,怎么会不累,说不累都是假话。可看见大家吃面时满足的笑脸,我又会干劲十足!”老板娘的声音温热而坚定。话音未落,她便又转身忙碌起来。酱油、麻油、胡椒、盐……调味的动作看似随性自然,实则每一步都拿捏得恰到好处,藏着经年累月打磨出的考究。她娴熟地捞起面条沥干水分,在碗中码成整整齐齐的“梳子背”,一碗热气腾腾的阳春面便端到了面前。

我轻轻嗦上一口,依旧是那百吃不厌的乡味。这味道,裹挟着温暖与幸福,珍藏在我的心底。